

【春風化雨】

無言的教育

覺生老法師

——弘一大師、虛雲老和尚親炙記

一生致力推動佛教教育的覺生老法師，於四月二十一日在馬尼拉安詳示寂。從小生長在天主教家庭的他，最初的志向是當神父，但在弘一法師循循善誘的度化下，皈依佛教。這段經歷激勵他弘法的熱誠，在菲律賓賓創辦了多所中等學校，尤其對大專青年的接引，更是不遺餘力。

本文是老法師八十年二月十四日（農曆七十九年除夕）於香光寺的開示，文中敘述他學佛的經歷，以及親近弘一大師與虛雲老和尚的片段生活，本刊特別整理出來，以紀念這位長老和他所親近的大德們，因有這些善知識身體力行踐行佛法，佛教的法輪才得以常轉不停。

（編者按）

弘一大師與我

《天主的信徒》

我家三代都虔信天主教，我本來打算當神父。天主教中學畢業後，想讀中國書，因此從僑居地菲律賓賓，回

到中國廈門大學就讀。

念廈大時，宿舍離南普陀寺很近，我很喜歡吃米粉，常到寺裡用餐。那時一碗米粉兩毛錢，我偏偏殺價到

一毛錢。有人說這個僑生怎麼這麼難纏，我就說我信天主教，給一毛的本錢就足夠了，若多給就是讓佛教賺錢，那我就犯罪了。

當時弘一大師在南普陀寺，每次飯後我總看到他在放生池旁散步。他一看到我，總面露微笑，十分慈祥，但是我不喜歡他腳上穿著的那雙草鞋，又老是閉著眼睛走路，所以心裡老嘀咕著：「這個和尚眼睛從不看人，如何度人呢？像我們天主教神父，每個都穿短袍、戴戒指、出門有汽車、住洋樓，這樣才能傳教啊！」他喜歡和我說話，我老是躲開他，但是每次都被他撞上。

有次他問我：「你讀什麼系？」「讀新聞與教育！」他就說：從事新聞傳播要廣學多聞，不要隨便寫些不確實的消息，並為我列出十幾條作新聞記者的原則，如要隱惡揚善、守因果……；讀教育則要知道中國文化有何變化和影響，還要讀四書五經、十三經、諸子百家著作，並且背心經。我聽完之後，馬上便表示自己信天主教。

《一張聘書續佛緣》

畢業後，我回菲律賓賓教書並在報館工作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沒再上教堂做禮拜，父親常問起，神父也常到家裡來問父親，我向父親推委：「要教書、又要做總編輯，實在無暇兼顧宗教禮拜。」當地有個中華佛學研究

教。法師說：「信天主教、基督教什麼宗教都好，但要真誠信仰。」「聽說法師是大學教授，為何來做和尚？」「以後你就會知道！」他微笑著回答。

其他同學聽了就對法師說：「法師！您跟他說不通的，這個人專門批評佛教，常常罵佛寺、和尚。人家賣炒米粉一碗兩毛錢，他偏要殺價成一毛錢。」法師說：「沒關係，寺裡有很多米粉，沒差他多吃一碗，你要常來吃！」就這樣，弘一大師始終沒說一句佛教的好，也沒說一句天主教的壞來破壞我的信仰。

後來我詰問：「你們佛教說拜佛，為何連禽獸都拜？」「怎麼說？」「我家有幾尊世代傳下的佛像，下面有獅子、大象。」法師笑著說：「騎獅子的是大智文殊菩薩，騎大象的是大行普賢菩薩，騎麒麟的是大悲觀音菩薩，大願地藏菩薩騎的是地牛，這四位菩薩弘願非常深廣，所以都有騎獸，用來表示菩薩的行願與責任，你不要誤會！」

會，後來我建議他們蓋寺院，提供人們拜佛，他們也真的去籌錢買地並向我說：「你這麼年輕，又在報館工作，一定要幫我們宣傳！」

他們誠懇地請我幫忙，我心想：我信天主教，不能為你們宣傳，所以拒絕了，但一有活動，或是請帖來，

爲了喜歡吃炒米粉，我還是每請必到。

佛寺建築告一段落之後，大家決定要聘請住持法師，並且要我寫聘書，我懷疑地說：「你們爲何不自己寫？」「我們只會寫漢文，不會寫英文，不知道如何向政府申請。」我一聽覺得這是應該協助的，於是就答應了。後來，佛學研究會決定聘請當時閩南三大師之一的性願法師當住持。我也跪著向神父懺悔，並問神父：「神父！你有沒有聘外省籍神父的聘書？」神父一臉懷疑：

《我終於皈依了》

性願法師和弘一大師是很要好的道友，他臨來菲律賓之前，大師給他一張小紙條帶給我，說：性願法師是位有修持、有德行的大德，要我時常親近他。那時我便請求性願法師爲我講解普賢行願品，法師的慈悲令我終身難忘，他爲我講了一個月後，我決定皈依佛教。

性願法師特地寫了一封信給大師：「你度的那位年

「你要那個做什麼？」「是佛學會要的。」神父臉一沉：「他們想聘請法師來菲律賓？法師一來豈不要和我們拼？而你又替他們辦事，你會墮地獄……」他馬上將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親。

我內心生氣了，生氣神父不講情理，還罵我會墮地獄，但爲了要拿到英文聘書，我只好去當他的侍者，當聘書送到中華佛學研究會的時候，已經過了四個多月，我們也如願地聘到性願法師來菲律賓弘法。

輕人，已發心要皈依了，你就爲他皈依吧！」這是後來大師在信中告訴我的，他叮囑我要就近親近性願法師，請求皈依；另外，他也寫了一封信給性願法師。後來性願法師爲我取法名——勝覺，「勝」是大師皈依弟子法名的第一個字，「覺」是性願法師皈依弟子的法名，表示我是由弘一大師接引，而皈依的是性願法師。

《無言的教育》

在親炙弘一大師的歲月中，我曾聽過一則關於大師無言教育的故事，每每令我感動良深。故事是說：

有一年，弘一大師在某個道場靜修。寮房隔壁住了兩個長年在道場中工作的木匠，他倆之愛講話，半夜還

唸唸不休，吵得人無法入眠，如此兩、三個月下來，大師一直默不吭聲。

有天清晨，從不串寮的大師，走進他倆寮房，把一個人的枕頭移到另一個人腳下的位置。晚上他倆回寮發

現枕頭被調了位置，互相質問一番，還算相安無事，一直到了半夜事情終於發生了。

原來，他倆不只愛講話，他們使用的夜壺非但不洗，也懶得倒，因此屋子周圍尿液四溢。那天，大師把他倆的尿壺拿出去清洗一番並曬乾。

我當時問大師：「爲什麼不順手將夜壺放回原處呢？」「送回去，他們就永遠不會開悟了！」法師微笑著

說。

當天晚上，他們半夜小解，找不到夜壺，相互爭吵指責對方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他們終於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相偕來到大師面前，跪著懺悔：「我們真是罪過，讓老和尚來幫我們倒尿壺……」弘一大師摸著他們的頭說：「沒有關係，你們忙，我幫你們倒！」一星期之後，他們就帶著全家妻小來皈依大師了。

虛雲老和尚與我

《老和尚挑土》

老和尚當年到雲門山時，從曹溪南華寺出發獨自走了一八三公里，不知走了多少天，身上只攜帶的海青、袈裟，半路上也早被土匪搶走了。到雲門寺時，寺內只剩一幫傭顧田的老人，在那兒看管塔院，老人一見老和尚來了，就將雲門寺交給他。

我去的那年，從城鎮上到雲門山的山腳下，一星期只有一班車，而且巴士老舊搖晃，路況奇差。當時有人勸我不要上山，一上去不是被土匪綁架，就是會遇上正在征戰，步步爲營的國共軍隊，而連人帶車被地雷炸成碎片。我心想，從僑居地千里迢迢回來，怎可輕易放棄！就這樣，我冒著危險上雲門山去了。

離開雲門寺時，我坐轎子要下山，老和尚堅持走路

送我，我直說不可，頂禮再三，老和尚終於說：「人家知道你是華僑，如果土匪搶你，怎麼辦？我送你下山，你才能平安！」到了山腳下，我叫車要送老和尚回去，他不接受：「這個時候，車子是叫不到的，再說，爬山就像平常走路一樣，不要緊，我從小就訓練了！」那一幕是那麽深刻鮮明，當時老和尚已經一百〇五歲了！每想起老人護我之深，就要感動不已。

我上山時，雲門山有一百二十多位僧衆，年齡都不超過三十五歲。他們每天清晨四點作早課，我去了三、四天都不會見到老和尚，心想：老和尚一向非常用功，爲何沒有出來上早殿？於是我跪著請示糾察師，糾察師

不客氣地說：「老和尚清晨二點半就起來了，那像你睡得這麼晚！你若真的尊敬師父，就去跪著請他不要起來挑土，他已經一〇五歲了！」

隔天早上二點半，我趕個大早上殿，只見老和尚一個人作早課，唱誦到四點大眾起來時，他就去後山挑土。那一擔土二百多斤，來回要走一段不算短的山路。「老師父！您是個國寶，現在已找不到像這樣的人了，您

要為衆生的依止，千萬不要再擔土才好。」老和尚說：「你不懂，下面住的才是國寶，老人很快就會死的，你要好好護持這些年輕人，世上若沒有僧寶，佛法會消失，佛教就滅亡了。」他手上的活兒仍沒有停下。

我跪著求他，老和尚說：「我多挑一擔土，年輕人就可少挑一擔土，這樣，兩個小時我可以挑幾十次，他們就可以少挑那麼幾十擔了。」

《施藥救土匪》

六點左右，大眾師早課早齋完，開始出坡挑土，老和尚這時才回到禪房，我跟進去，只見那裡面椅子、坐床各一張，床上吊個蚊帳，老人是經年只坐不臥，因此吊床晚上坐禪時才放下。還有個櫃子，上上下下放著一包包、一罐罐的藥，我猜大概是醫生診斷後抓藥用的。

我問：「這間是醫療室嗎？老和尚為何在這裡睡覺？」老和尚告訴我：這是紅藥水，那是牙痛藥……都是居士送的。「你把它放在寮房裡做什麼，你又不是醫生？」

「人家送藥來，告訴我藥名、藥用，如果有人身體不舒服，我就給他。」「這樣老和尚豈不成了密醫？」「如果治得好，那是佛菩薩的加被；若治不好，那是他的業障。」我驚訝地說：「怎麼可以這樣！」「也沒聽說那個人治不好的，我把藥給他們，他們也都好了！」老

和尚的臉上綻露慈藹的笑容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在這個偏遠貧困的地區，不論僧衆或村民，一有病根本都無法就醫，就是那些土匪們生病，也都向老和尚求藥，老和尚再向上海、香港的大信徒化緣，給土匪、村民吃。若有人要錢，他就說：「我沒錢，錢在南華寺的大眾師手裡，我只是一個人來做苦工而已。」建雲門寺時，他安排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來做工，按工給錢，按時為他們說佛法。請僧衆教其子弟讀書，這樣他們出草打劫的次數漸漸減少，也就安居下來，老和尚變成他們的醫生、護法、父母、老師，最後方圓幾里的土匪都皈依老和尚，變成很好的佛教徒。

老和尚感人的故事很多，甚至連畜生、鬼神也都被他的慈悲度化，也曾感得老虎皈依，樹神受戒等等，確是一位現世的菩薩。（文內標題皆為編者所加）